

## 《朱子語類》譯注刊行會的活動<sup>+</sup>

恩田裕正<sup>\*</sup>  
薄培林<sup>\*\*</sup>譯



目前，《朱子語類》全卷譯注的刊行項目正在進行之中。成形的成果雖尚不算多，而推進該專案的核心之一《朱子語類》的譯注刊行活動則已開始三年。此次報告圍繞《朱子語類》譯注刊行會成立經緯等情況，對該譯注刊行會的活動加以介紹。

毋庸贅述，朱熹是理學之集大成者，是一位在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世界中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思想家。因此，東亞的任何一個地區，朱子學研究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其成果亦不少。

日本常被稱為翻譯大國，形成近現代社會基礎的歐美學術（此處指人文學科）的基本文獻，從古典古代的原著至現代的最新研究，公開刊行的日譯版本一應俱全，也就是說，近代以來傳入日本的歐美學術，縱使是不識原著語

言（德語、法語、希臘語、拉丁語等等）的普通讀書人，也可以單憑日語來閱讀相當廣泛範圍的著作，而根據這些知識，人們僅憑日語就能夠思考現代社會的種種問題、思考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以及如何成為一個理想的人。

相對於此，長期以來對於日本文化的形成發揮了巨大作用的中國典籍的日文版，在目前的流通情況又是怎樣的呢？就經書、先秦諸子、部分歷史書籍以及文學作品等古典（以上述為中心的典籍）書籍而言，它們的日文版相對來講確實可以說是流通廣泛、易於購買的，然而，這類古典書籍，在探討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上雖確有必要，但很難講它對現代日本社會有著直接而緊密的影響。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想憑藉日語而非原著語言來透視當下我們所

<sup>+</sup> 本文係二〇一〇年九月十日由本院與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臺灣朱子學研究協會共同主辦之「朱子學と近世・近代の東アジア」學術研討會中所發表之論文摘要。

<sup>\*</sup> 日本東海大學副教授。

<sup>\*\*</sup> 日本關西大學兼任講師。

生存的「場」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做到能夠用日語簡單地讀懂以對從近代延續至當代社會的存在方式都給予了影響的朱子學為代表的中國近世思想文獻。然而，現實並非如此。

當今，朱子學文獻的現代日語版絕少僅無的最大原因之一，大概應歸結於中國典籍在日本的容受方式，即通過訓讀容受於日本這一方式。《朱子語類》亦有附加訓點的和刻本。用訓讀來解讀中國典籍的這一傳統一直延續至明治以後，也就沒有形成用現代日語翻譯來解讀的氛圍。這或許是因為具有一定程度以上的學歷及修養的人能夠獨立通過訓讀方式來解讀漢語典籍之故。

然而，二戰之後情況卻有所不同。如果不接受專業的教育和訓練，即便擁有很高的教育程度，也已難以獨立閱讀中國的古典名著。但縱然情形已然至此，仍未見有多少以現代日語版為普通讀者提供中國近世思想文獻的舉措。令人遺憾而又理所當然的是，照此下去，除專業人士以外，幾乎就沒有人能對以朱子學為中心的中國近世思想具備正確的知識或見解了。

如前所述，朱子學的重要性在日本也廣為認知，對該領域的研究由來已久，成果亦不菲。然而儘管如此，用現代日語的譯注集結朱熹本人的著作或《朱子語類》等朱子學基本文獻的操作卻不是十分充分，因此，朱子學是近世社會中具有影響力的思想這一點，作為「教科書知識」廣為人所知，而具體到朱熹的著作、語錄（語類）的內容本身時，則除了專家之外，就很難談得上有正確理解了。因此，現狀就是，人們對於朱子學在考察包括現在的日本在內的東亞地區時的不可或缺性有著一定程度的認知，有時甚至還會涉及到其對近現代社會的影響（主要是負面的）等，但是除專家之外的絕大多數人對朱子學的印象，大都停留在「封建時代的體制教學」這一人云亦云、模糊

不清的概念之上。

為打破朱子學基本文獻現代語翻譯的這一現狀，溝口雄三教授組織了宋明研究會，爭取將來能將《朱子語類》全文譯注。之所以選擇《朱子語類》，是因為此書含有很多當時的口語表達，讀解非常不易。

宋明研究會成立於一九八七年，當時承蒙汲古書院的好意，《朱子語類》的譯注得以在《汲古》雜誌上連載，借此機會，溝口教授組織了此研究會。於是研究會開始展開活動，定期開辦由當時的年輕學者們輪流擔任的「輪讀會」，然後將其成果發表在《汲古》雜誌上。研究會的參加者，大多是首都圈大學裡的研究者、大學院生（研究生），研究會的活動一直沒有中斷，延續至今。

譯注初次發表是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發行的《汲古》第十二號上。從卷十九〈語孟綱領篇〉（刊登完畢）開始連載，而後是卷二十〈學而篇上〉（暫停，自七月恢復輪讀會），卷九十三〈孔孟周程張子〉（刊登完畢），卷九十四〈周子之書〉（連載中），至今年六月刊行的第五十七號一直在連載，沒有間斷過。

卷一～卷二〈理氣〉的連載結束後，汲古書院把這兩卷與新譯的卷三〈鬼神〉加在一起作為全譯注的第一冊出版。之後，又確定了將卷四～卷十三分為數冊作為全譯注的第一期刊物出版的事宜，由此，出版全譯注的具體方案逐漸成形，設立《朱子語類》譯注刊行會的路線方針也逐步明確起來。

《《朱子語類》譯注：卷一～三》於二〇〇七年七月由汲古書院出版。不過，考慮到宋明研究會中譯注擔任者的絕對數量之不足等諸般情況，很顯然，僅靠這樣一個小團隊，即使一直持續下去也很難完成刊行《朱子語類》全譯注這一大工程。

另一方面，全國除此之外還各自獨立存在著其他解讀《朱子語類》的團體，比如京都大學興膳宏教授為首的研究小組譯注的卷十～卷十一〈讀書法〉、卷一百三十九～卷一百四十〈論文〉，東北大學朱子語類研究會譯注的卷一百二十九～卷一百三十二〈本朝人物篇三～六〉（全部完成）等，這些都是全條譯注的優秀成果。

在這種各自獨立的研究小組分別進行研究的情況下，可以預料到各個小組繼續其研究活動原本就很困難，而且，即使各個小組能夠將其研究活動持續下去，也會出現因各自擔任的部分有重複而造成資源浪費這一可能性。

於是，溝口教授為了使《朱子語類》全譯注的刊行能真正付諸實施而不被中斷，他設想將各個從事此項活動的獨立的團體集合起來，成立一個《朱子語類》譯注刊行會，以之為核心來開拓新的譯注團體、分擔者。而且，趁《《朱子語類》譯注：卷一～三》刊行之機，溝口教授向全國主要的中國近世思想研究者發出號召，尋求多方的參加與合作，得到了眾多研究者的贊同。在這種狀況下，二〇〇七年八月，第一次譯注刊行會委員會得以在東京大學召開，《朱子語類》譯注刊行會則在此正式登場。

在第一次委員會上做出了下列決定：第一期工作要將卷四～卷十三分為數冊出版，此工作由京都大學與宋明研究會這兩個團隊來分擔。另外，佐藤煉太郎教授提議，為完成此全譯注刊行之事業，應該向全國範圍內有中國近世思想專業方向的大學廣泛呼籲合作。於是，委員會向各大學發布了合作邀請，結果，從東北大、築波大、二松學舍大、上智大、大阪大、大阪市大、廣島大等大學都得到了希望能分擔一部分的大致答覆。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近世思想研究者都確實地參與到此項工作中來，同年十月，在名古屋

大學召開了第一次譯注刊行會協議會。之所以不叫委員會而叫做協議會，是因為除了委員之外，溝口教授還要求實際分擔工作的年輕的研究者們也來參加。會上，溝口教授以〈為什麼現在要讀《朱子語類》〉為題，向全體參會者傾訴了他對此項工作的滿腔熱情。在此會議上，正式確定了《朱子語類》各卷的分擔者，並且參會者們一起確認了譯注工作的要領，至此各個團隊的譯注工作已經做好了充足的準備。

至於譯注工作的要領，在具體的形式細節方面一概交由各個研究團體負責，刊行會並不作統一要求。這是因為對於這樣一系列大部頭的書籍，需要大量的人力長期地工作，因此在技術上很難做到能事先徹底地統一細節形式，或者由少數監修者來統一整體的形式。而且，比起形式等細節方面，刊行會優先考慮的是儘早完成全譯注的工作。不過，為了在一定程度上保證譯注的品質，刊行會原則上規定首先要在紀要、雜誌等刊物上發表，經過其他研究者的檢查之後，才能作為書籍刊行。

如上所述，《朱子語類》譯注刊行會並不是一個指揮各個分擔者的強硬的組織，而是為了使以完成《朱子語類》全譯注為共同目標的各研究者／團隊之間的相互是聯絡與調整能更加順利進行的一個疏鬆的網路。

二〇〇九年六月，《《朱子語類》譯注：卷十～十一》出版，這是全系列的第二冊。從二〇〇九年度末起，若干團隊已經開始在紀要等刊物上登載譯注。其中刊行會事務局所掌握的部分，將由筆者在會議當天向各位報告。

隨時歡迎各位學者專家加入我們的《朱子語類》全譯注刊行項目。若值此機會能得到貴方大力協作，將不勝榮幸。

